臺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六期
2017 年 3 月　　頁 151～198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文廟祀典》所見中越孔廟設置與祀典儀節異同舉隅

黃　啟　書*

提　　要

孔廟自漢代始建於曲阜後，迭因褒封而擴建。在中國境內更因禮典制定，並與各級學校相配成為一廟學制度。隨著儒學的傳播，域外亦可見孔廟之興築。學界對於韓國、日本孔廟之介紹與研究，十分充足。相較之下，越南一地孔廟始建時間乃至於數量，皆有可觀之處。學界對於越南孔廟建築與儒學教育等議題之研究，成果豐碩；然對於祀典儀節，著墨尚少。

今檢索漢喃古籍文獻中，喃字遺產保護會與越南國家圖書館合作《珍藏漢喃典籍數位化專案》有《文廟祀典》（*Văn Miếu tự điển*）凡 56 頁。其中除後半部分有 16 頁為《朝賀儀章》與文廟祀典無直接關係外，多數內容頗有與中國明清時期相關禮典諸書相互印證者。本文即以《文廟祀典》為主，討論越南阮朝文廟建置源流，並取明、清二代《會典》與《孔廟禮樂考》、《頖宮禮樂疏》、《文廟祀典考》等明清學者研考孔廟祀典之專著相參，藉此探析中、越祭孔祀典之異同。

關鍵詞：越南、孔廟、祀典、漢喃文獻、儒學

本文於 105.04.11 收稿，105.09.09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17.03.56.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Temples in China and Vietnam and Their Ceremonies in the Hán-Nôm Text, *Văn Miếu Tự Điển*

Huang, Chi-Shu*

Abstract

The Confucian temples are to commemorate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sages and philosophers. The largest and oldest Confucian temple was established in Qufu, Shandong in 479 B.C. The cano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led to the national temples that worship Confucius. In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decreed that schools in all provinces and subordinate counties should have a Confucian temple so Confucian temples spread throughout China. There are already many introductions and studies written by scholars on Confucius temples in Korea and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mber of Confucius temples in Vietnam and their earliest construction time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Taiwan. As for studies of Confucian temples in Vietnam,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more interest in its architecture and Confucianism than the rituals. The Vietnamese Nôm Preservation Foundation is working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on a digitalization project of Hán-Nôm texts. They have published the *Văn Miếu Tự Điển* in 56 pages.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are very similar to related ceremony and history book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cused on the *Văn Miếu Tự Điể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an temples in Vietnam and compares sacrifice ceremoni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China and Vietnam described in studies of Confucian temple ceremonial books by officials and schola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Vietnam, Confucian Temple, ceremony, Han-Nan literature, Confucian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廟祀典》所見中越孔廟設置與祀典儀節異同舉隅*

黃　啟　書

一、前　言

孔廟自漢代始建於曲阜後，迭因褒封而擴建。在中國境內更因禮典制定，並與各級學校相配成為一廟學制度。隨儒學的傳播，域外亦可見孔廟之興築。學界對日本、韓國孔廟之介紹與研究，十分充足。相較之下，越南一地孔廟（越南多稱為文廟）始建時間乃至於數量，皆有可觀之處。按：越南孔廟之興築，以李朝聖宗神武 2 年（1070，北宋神宗熙寧 3 年）始建的河內文廟（Văn Miếu, Hà Nội）最早，[1] 其後仁宗即於此建立國子監。[2] 陳朝順宗光泰年間，明

---

* 本文曾於 2015 年 10 月 9 日臺灣大學中文系、臺灣中文學會合辦之「『漢族語言、文化與其他文明之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以〈越南孔廟祀典儀節初探：以漢喃文獻《文廟祀典》為例〉為題宣讀，筆者並主動將協助蒐集越南文廟現況資料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阮氏香同學，列為該文之第二作者。惟會後參酌審查學者建議，刪去該部分學術參考價值較低之現況描述；集中深入討論中越兩地孔廟設置及祀典文獻之異同，故改為今題。

1 （越）吳士連等編、（日）引田利章校點：《大越史記全書》（東京：埴山堂，1885 年），本紀全書卷 3，頁 3 云：「（庚戌神武二年）秋八月，脩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塑像，畫七十二賢肖像，四季享祀，皇太子臨學焉。」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Online]. Available: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776355。或有越南學者主張，李聖宗此時仍是重脩文廟。換言之，越文廟之創建更有早於此者。但亦有學者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 4，頁 7 云：「（大定十七年）建孔子廟。」認為：河內孔廟當自陳英宗大定 17 年（1156，南宋紹興 26 年）始建立。詳參朱榮貴：〈從河內文廟的從祀看儒學對越南的影響〉，《東南亞的變貌》（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 年），頁 180-1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令各府設立學校，孔廟開始遍及各地。[3] 後黎朝聖宗洪德 14 年（1483）重修大成殿，立進士碑。[4] 阮朝時，遷都順化（1803），其後順化文廟改設國子監（Quốc Tử Giám, Huế）。[5] 現今越南一地孔廟，自以曾為京城所在之河內、順化兩地為要。[6] 至於孔廟奉祀情形與祀典儀節，因順化國子監主要建築已毀，

2 黃蘭翔：《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 年），頁 327 指出李仁宗太寧 4 年（1075）設皇家學校作為東宮太子學習治國之道的場所，翌年，學校也開放以招收貴族弟子為學生，正式命名為國子監。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 8，頁 5-6 云：「（己卯太寧四年）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黎文盛中選，進侍帝學。……（五年）選文職官員識字者入國子監。」但國子監是否至此時方立，仍值得斟酌？蓋聖宗時已有「皇太子臨學」之語。如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頁 77 即主張 1070 年之際，已經建置國子監及文廟。

3 范小平：《中國孔廟》（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頁 112-119，〈東南亞的孔廟建築〉云：「由於李朝對中國儒家文化的推崇，越南各省府、縣府紛紛設立學校，興建文廟。各鄉鎮也設立文祠祭孔。陳朝末期，1395 年下詔在各州縣設立學宮，每年向朝廷選送優秀學子。科舉考試開始步入制度化，科舉制度基本上成形，確立了鄉試、會試和廷試三級考制度，同時還設立了進士、舉人、秀才等學銜。」按：依《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 8，頁 15 所載，詔定試舉事在順宗光泰 9 年（1396，洪武 29 年）。

4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卷 4，頁 18、21 云：「（洪德十四年）作文廟大成殿並東西廡及更服殿、書板庫、祭器庫、明倫東西堂。……（十五年八月）立我朝自太宗大寶三年壬戌科以來進士題名等碑并記。」今漢喃研究院藏有河內文廟進士碑拓本凡 82 件。時代較早之 7 件，皆為洪德 15 年所補刻。資料來源：漢喃研究院。[Online]. Available: http://www.hannom.org.vn/default.asp?CatID=564。

5 《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頁 338 指出阮氏遷都順化後，舊有河內國子監則被改為祭祀孔子父母的啟聖祠，以及一所地方性的大學、土地祠等設施。按：順化設有文廟，或於李朝之後。阮朝世祖遷都順化，嘉隆 2 年改築順化京城，並建文聖廟于國子監，改河內國子監為府城學堂，撤大學門金額。詳參後文所述。

6 孔祥林、孔喆：《世界孔子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頁 650-724 為中國對越南孔廟研究最為深入者，但只提及河內、順化、海陽、邊和、延慶、會安等 6 處。范小平《中國孔廟》，頁 113 則提及：越南現存文廟建築有河內、錦樣、順化、會安、安寧、延慶、茅田、文錦渡與邊和文廟等處。如據（越）Hiếu Trung Lâm：《*Địa chí Đồng Nai*（同奈地方志）》（同奈：同奈出版社，2001 年）。資料來源：dongnai.vncgarden.com。[Online]. Available: http://dongnai.vncgarden.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而於河內一地則絲延不絕。惟如中國大陸各地孔廟一般，其祀儀迭經政治、文化衝擊，自然未必保存古禮。是故文獻考察，益顯重要。

學者對越南孔廟建築與儒學教育等議題之研究，成果尚稱豐碩；然於祀典儀節，著墨尚少。或宜由漢喃古籍文獻尋繹之。收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法國遠東學院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法國東方語言學院及法國吉梅博物館等 6 單位之原漢文、喃文古文獻及部分中國重抄重印本，曾編有《越南漢喃遺產目錄》。原法越文版復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春銀、大陸江蘇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王小盾、越南漢喃研究院陳義等教授以三地合作方式，於 2002 年 12 月編印出版《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漢文版，供學界參用。其中如《文祉祭聖補遺》（Văn Chỉ Tế Thánh Bổ Di）、《東鄂文會甲祭禮儀節》（Đông Ngạc Văn Hội Giáp Tế Lễ Nghi Tiết）、《春秋祭文》（Xuân Thu Tế Văn）、《春秋丁祭文體》（Xuân Thu Đinh Tế Văn Thể）、《國子奉祀例簿》（Quốc Tử Phụng Tự Lệ Bạ）等，應保留甚多祭孔祀典。[7] 惟目前僅得其目錄提要略述，未能親見文獻材料。相較之下，喃字遺產保護會（Vietnamese Nôm Preservation Foundation）與越南國家圖書館合作《珍藏漢喃典籍數位化專案》（The Digitization Project of the Hán-Nôm Special Collection）計劃，希望為該館館藏的漢喃古籍建立一數位圖書館。至 2013 年，該保護會已經完成了超過 2000 份漢喃文獻的數位化工作。[8] 尤其相關資料多能於網路瀏覽，對研究者助益甚偉。其中又以《列祀儀文》、《文廟祀典》、《文廟十詠》、《神祠對聯》、《河內省文廟》與孔廟祀典關

dhia-chi-dhong-nai/ 該書第 5 章 7 節〈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và tồn tại của Văn miếu Trấn Biên（鎮邊文廟的存在與形成的過程）〉附表所記錄 28 所文廟考之，范著或有失實。此 20 餘所越南文廟，不無鄉間社學，規模甚小。但猶足見越南一地尊孔崇儒之盛況。

7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凡例，頁 70-79。

8 喃字遺產保護會簡介。資料來源：喃字遺產保護會。[Online]. Available: http://nomfoundation.or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較為密切。此外如《大南典例撮要》、《大南典例撮要畧新編》及《欽定大南會典事例》等，應有最為完整之典制材料，惟目前所見關於禮例，尤其是壇廟祀典部分尚少，只能做為參佐之用。上述諸材料中，以《文廟祀典》（*Văn Miếu tự điển*）通篇以漢字書寫，並無明顯喃字，或許稱之為越南漢字文獻更加名副其實。文凡 56 頁。其中除後半部分有 16 頁為〈朝賀儀章〉，與文廟祀典無直接關係外；多數內容頗與中國明清時典制諸書相互印證。

《文廟祀典》據末頁識語所云【附圖 1】：

> 右〈文壇祀典〉、〈朝賀儀章〉。紙字該五十五張。
>
> 成泰十六年甲辰秋仲上丁日奉抄完陳育晦謹識。[9]

則知此文獻為陳育晦於阮朝成泰 16 年（1904，清光緒 30 年）所抄錄〈文廟祀典〉（按：識語誤寫為文壇）、〈朝賀儀章〉2 份檔案。今本首頁中有對聯凡 5 首，又載錄《禮記・月令》、《唐書禮樂志》以及《說文》對於「上丁」、「丁」之解釋共 3 條。考《河內省文廟》所載，對聯凡 5 首悉出於河內文廟。[10] 此頁並不在陳氏頁數計算之中，當屬事後增益。至於陳氏所謂 55 紙者：首先，題〈文廟祀典〉（按：以下稱〈文廟祀典〉章，以與《文廟祀典》相別），為阮朝聖祖（阮福皎）明命 8 年（1827，清道光 7 年）10 月潘廷王所奏【附圖 2】。該篇歷述越南阮朝孔廟設置淵源、初創典例，以及禮部臣工所議：祭器之儀、樂章之節與從祀位次、行禮儀注等祭孔儀典，其中又以樂章、儀註二節為詳。其次，題〈上御文廟秋祭儀註〉，為明命 11 年（1830）內閣臣張登桂奉旨議奏【附圖 3】。該篇歷述皇帝親詣文廟致祭之各項儀節，並附有祝文式。又次，題〈文廟從祀〉，為明命 18 年（1837）12 月內閣臣林維義、臣黎度禎奉旨依議奏【附

9 （越）陳育晦抄錄：《文廟祀典》（順化：成泰 16 年抄本，1904 年），頁 57。資料來源：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Online]. Available: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128。

10 《河內省文廟》，頁 1-4。惟上述聯語是否複錄於順化國子監中，今不得考。資料來源：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Online]. Available: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7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該篇提及在京典禮另奉彙列外，乃將在京、在外禮例、彙修祀器、祀典等一切典例，分列彙冊，錄送諸省。可分為增祀、升列、改正、位置，以及前述所摘出在外文廟禮例諸項。

終篇則題〈朝賀儀章〉，文中提及：明命 13 年遇正壽大慶節，行禮有歌樂備奏。嗣復遵依向例照擬。皇帝以郊廟儀章業經準定，則朝廷禮樂亦當修明。乃就明命 11 年大慶節樂辭 7 章，詳加潤色，並奉增擬 5 章，以本年萬壽節舉行為始，著成典例云云。[11] 則亦當屬明命年間之奏章【附圖 5】。《文廟祀典》扣除首尾外，其內容如前所述，係以孔廟祀典、從祀等為主。《文廟祀典》寫成在阮聖祖明命年間，即清道光年間。其禮部臣議，每取法明嘉靖、萬曆議禮之事，又屢云考諸北朝會典。以下即取明代《大明集禮》、《大明會典》、[12] 清《大清（五朝）會典》等官方祀典，與《孔廟禮樂考》、《頖宮禮樂疏》、《文廟祀典考》等明清學者研考孔廟祀典之專著相參，分別由孔廟設置、祭孔樂章、儀節、從祀等方面，探析中、越祭孔祀典之異同。

二、阮朝孔廟設置與啟聖祠選址

〈文廟祀典〉該章篇首對於越南阮朝孔廟設置淵源，雖與祭孔儀典沒有直接關連。但對於了解越南孔廟之發展，卻是甚為珍貴的史料。文云：

> 洪維國朝列聖，建都于南。經奉營建文廟，由朝崙（按：抄寫者自校「朝山，地名。而」）涼館、隆湖。泮澤汪涵，多歷年所。尋因西僞僭干，文風日就隳弛。奉我世祖高皇帝武功耆定，文教覃敷。嘉隆七年（1808，清嘉慶 13 年）奉崇建黌宇，規制一新。爰舊址為啟聖祠，其在外諸城鎮，

11 《文廟祀典》，頁 42-44。

12 另可參明・朱厚熜：《嘉靖祀典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 年，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明烏絲欄鈔本 10 卷製作）。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Online]. Available: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奉營建廟祀。仰惟淵衷裁斷，揭新規，罷神像而設牌位，改王爵稱聖師。此誠熙朝之盛典，而我越丁、黎以來之所曠見也。

據《大南一統志》所云京師（順化）壇廟情形：

文廟，在京城外之西，安寧社。謹按國初文廟在朝山社，祀以神像。睿尊庚寅五年（1770）移于隆湖社。嘉隆七年移今所，埋藏神像，改題牌位。歲以春秋二仲上丁親祭。八年，準以丑辰未戌，每三年一親祭。命文班大臣攝祭。明命十六年改定，春祭以郊後丁日；秋祭以八月中丁。啓聖祠，在文廟之西，隆湖社。嘉隆七年因文廟舊址爲之正堂。[13]

再據《大南寔錄前編》所載：

（顯宗阮福淍）壬申元年（1692，黎正和 13 年，清康熙 31 年）春正月，修文廟。上嘗幸朝山觀廟宇，欲增廣舊制，乃命修之。

（睿宗阮福淳，庚寅五年，1770）移建文廟于隆湖（本注：社名）。上以朝山地勢卑濕，命移建之。[14]

廣南國阮主秉政時期，[15] 對勢力所及之文廟，屢有修繕移建。朝山（Triều

13 （越）高春育等編：《大南一統志》（東京：印度支那研究會，1941 影印越南維新三年 1909 刊本），卷 1，頁 17。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Online]. Available: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1879604。

14 （越）張登桂等編：《大南寔錄前編》（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1961 年），卷 7，頁 3；卷 11，頁 10。

15 越南後黎朝開國君主黎利 1428 年建國，脫離中國統治（越南史稱屬明時期）。但後黎朝末年民變迭起，武臣莫登庸於 1527 年篡位，建立莫朝。阮淦乃擁立後黎朝宗室為帝，與莫朝南北對峙。阮淦死後，其婿鄭檢專權，成為世襲的鄭主；阮淦之子阮潢出鎮順化，成為世襲的廣南國阮主，後黎朝皇帝僅為傀儡，未握實權。鄭氏阮氏兩政權紛爭不斷，清康熙帝亦曾介入調停。1771 年廣南阮氏統治下的歸仁府西山邑，爆發由阮文岳領導之民變，北方鄭氏亦趁廣南大亂派兵南下。1776 年廣南阮氏被西山阮氏擊潰，阮主被斬殺，其宗親阮福映流亡暹羅，廣南阮氏遂滅亡。西山阮氏平定南方後，大軍北伐直搗鄭氏根據地昇龍，鄭主兵敗被俘自殺。西山阮氏一統分裂多年的越南，史稱西山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ơn）、隆湖（Ngọc Hồ）兩社俱屬今順化省香茶縣轄下。[16]

依《寔錄前編》所言：早在 1692 年以前朝山社已有文廟，是否為李朝之後所設，不得而知？但阮福淍當只是增廣舊制耳。1770 年，阮福淳因地勢卑溼，將文廟自朝山移至隆湖。[17] 西山朝推翻廣南阮氏，宗親阮福映（即阮朝開國君主，廟號世祖）流亡暹羅。待西山朝內部分裂時，阮福映由暹羅返國，終奪取嘉定（今胡志明市）。據《安南通史》所述：西山朝阮光纘景盛甲寅 2 年（1794，清乾隆 59 年），阮福映曾修繕鎮邊營（嘉定諸營之一，屬福隆縣，今同奈省邊和市）之文廟；[18] 景盛 6 年 2 月、8 月皆親祭文廟，後以為例。[19]《寔

16 《大南一統志》卷 2，頁 39 云：「會同廟，在香茶縣朝山社，祀境內神祇。」卷 1，頁 23 云：「宣穆二王祠，在香茶縣隆湖社。」至於〈文廟祀典〉章所提及「涼館（Lương Quán）」一地，雖《大南寔錄前編》卷 10，頁 27 云：「（世宗阮福淍）丙子十八年，立涼館府。」但朝山、隆湖皆為社名。是故此「涼館府」，未必就是與文廟有關的「涼館」。考（越）黎貴惇：《撫邊雜錄》（越南：國務卿府特則文化出版社，1973 年），卷 4，頁 21B 曾指出：阮主阮福闊時，因銅錢日耗，「聽客黃姓言，始買和蘭鋅鉛鑄錢，開場於涼館社。」今順化猶有涼館之地名，位在香江南岸。資料來源：越南圖書。[Online]. Available: http://sachviet.edu.vn/threads/ 撫邊雜錄 -phu-bien-tap-luc-tap-2-le-quy-don-364-trang.1269/。

17 （越）Vương Tựu：〈Văn miếu Triều Nguyễn（阮朝文廟）〉，Diên Đàn Rất Huế（順化論壇），2006 年 5 月 18 日。曾云：1766 年阮福闊曾將文廟移至涼館村。資料來源：順化論壇 [Online]. Available: http://z15.invisionfree.com/rathue/ar/t111.htm。但《寔錄前編》、《大南一統志》俱未提到由朝山遷涼館，再遷隆湖之事。〈文廟祀典〉章亦曾提及涼館，或朝山文廟曾短暫移至涼館，後即遷至隆湖，因此正式史料未詳載。

18 （日）岩村成允著、許雲樵編譯：《安南通史》（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57 年），頁 181 云：「（甲寅十五年）二月，修文廟。文廟在鎮邊營，中央有大成殿。大成殿之東有神庫，西有育聖祠，左有金聲門，右有玉振門，門前有奎文閣，顯宗孝明皇帝（按：阮福淍，阮福映之高祖）所建。」（越）張登桂等編：《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63 年），卷 7，頁 3-4 云：「（甲寅十五年二月）重修文廟。廟在鎮邊營，顯宗孝明皇帝所建也。歲久頹壞，故因其舊址重修之。命禮部阮都董其役，其制：中為大成殿、大成門。東神庫、西育聖祠，左金聲門，右玉振門。前建奎文閣，懸鐘鼓於其上。左崇文堂、右肄禮堂。外周方城，前為文廟門，左右二儀門。置禮生五十人、廟夫五十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錄正編》載：世祖開國之嘉隆元年（1802）7 月，海陽鎮臣奏言鎮文廟舊有祀田，請蠲其租，以供祀事。世祖允之。又清華鎮臣奏言所轄河中、紹天、靜嘉三府有文廟，請從黎朝故事，歲以春秋致祭。世祖則以所在營鎮但立一廟俾有專祀，以免煩瀆。八月，世祖詣文廟行秋祭禮。本注言「廟在昇龍城之西南，故黎所建。」即今河內文廟。[20] 潘叔直《國史遺編》則稱之北城文廟，文云：

> 詣北城文廟，行上丁禮。百官儀仗滬（按：當做扈）從，世祖謁廟肅拜。詔定二、八丁祭前三日，各戒禁理刑屠肉。各鎮文廟，亦依此日。督學助教，依舊四仲，課考士限，免搜役年。[21]

《國史遺編》又載：「嘉隆 2 年夏 5 月改築京城（順化），建文聖廟于國子監，改北城國子監為府城學堂，撤大學門金額。」[22] 此則記載頗有出入，徒使後人疑惑。[23] 參《寔錄正編》所述：

> （嘉隆二年正月）置文廟禮生五十人、監校一人、典校二人、廟夫三十人。命諸營鎮各立文廟，廟置典校二人、禮生、廟夫各三十人。
>
> （七月）建國子監督學堂，以潘登膺為正堂、阮曰鷹領甲副堂督學、張至理領乙副堂督學。定課士法。
>
> （七年二月）建文廟。帝以隆湖舊廟規模窄狹，乃卜地於安寧，移建之。

---

19 《安南通史》，頁 183。此時阮世祖尚未攻克西山朝都城富春（即順化），故亦當祭於鎮邊營文廟。至於 1802 年 2 月改元嘉隆之前，阮氏亦曾親祭文廟。是否已至順化文廟處？史傳未詳。

20 《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卷 18，頁 3、13、16。

21 （越）潘叔直輯：《國史遺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1965 年），頁 17-18。

22 同前註，頁 26。核查漢喃研究院所藏河內文廟進士題名碑拓，最後一件為後黎景興己亥 40 年（1779，刊石於次年）；而順化文廟進士碑則自阮朝明命 12 年（1822）始，是知西山朝時河內國子監恐未發揮實質功能。該院所藏北寧文廟碑拓 10 件，亦只終於後黎紹統丁未元年（1787）。

23 〈從河內文廟的從祀看儒學對越南的影響〉，頁 192 中，朱榮貴則誤讀此「文聖廟」為現在的河內文廟。按：潘氏此段文字由「夏五月改築京城」貫下，故「建文聖廟于國子監」的位置，亦在京城。蓋河內自黎朝以來即有文廟，何需再立「文聖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命有司量材鳩工，高大其制。以是月乙未起工，工部參知阮克紹、阮德暄，龍武衛尉阮文撰等董其役。廟制：正堂、前堂、左右從祀堂各一。前設大成門、左金聲門、右玉振門。又於大成門外設堂二，左崇文、右肄禮。廟之左，設思敬堂；廟之後，左神廚、右神庫。周圍繚砌磚牆。設門三，前文廟門、左達誠門、右觀德門。牆外遍植松木。民家墳墓有闢過者，給錢徙之。[24]

〈文廟祀典〉章、《大南一統志》及《安南通史》皆據《寔錄》所云，以為順化文廟至嘉隆7年（1808）方自隆湖社遷至安寧社，[25]並無嘉隆2年建文廟（文聖廟）事。為文廟置禮生、廟夫等事，亦當就隆湖文廟言。至於國子監者，《國史遺編》既云「改北城國子監為府城學堂」，則文聖廟當蓋在京城國子監，故乃將原河內（北城）國子監，降等為府城學堂。[26]但京城國子監之建立，2年7月雖有「國子監督學堂」，似只有督學衙署而無學舍，地點是否在隆湖？亦未可考。至聖祖明命2年2月，方云「初建國子監」：

（明命二年二月）初建國子監。帝初即立，命廣德營臣，鳩工庀材。尋以疫罷。至是始營建焉。

（三月）初置祭酒、司業（本注：祭酒秩正四品、司業秩從四品）。

（八月）國子監成。禮部議以為：學校之設，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昭文明、流教澤，典至鉅也。世祖大定云（按：疑做之字）初，親謁孔子，改建文廟，築學宮于其西。基址已成，而經營未卒。我皇上丕承厥志，因舊基起國學，文治規模，煥乎踵矣。今已落成，請設望拜先聖位于彝

24 《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卷20，頁9；卷22，頁1；卷34，頁11-12。

25 《安南通史》，頁195云：「（正月）帝以隆湖之文廟規模狹小，卜地於安寧，命移建之。二月起工……正堂之前左右各設從祀堂一處，前建大成門，左建金聲門、右建玉振門，並建神廚、神庫及其他諸堂，作圍牆，內植松樹。（四月）帝以文廟孔子之像；稱文宣王用王爵，不當。群臣請用明制改造神牌，稱至聖先師孔子。帝然之，命禮部議定文廟之規式。」

26 《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卷20，頁12提及曾數偽西尚書吳王輝之罪于奉天府學堂。本注即云：故黎國子監。此即潘氏所稱「府城學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倫堂。監臣集生員祇謁，日坐講堂論難，以開萬世崇儒之盛。帝可其奏。[27]

由禮部臣所言可知：至明命 2 年，京城國子監方真正具有學校功能。綜言之，阮朝遷都順化之後，文廟與國子監皆陸續以京城為中心，其他地方營鎮原有建制則降其等級。只是文廟、國子監等具體建設，多逐漸完備而來。後世史臣若綜述其事，不免混淆其發展歷程的史實。《寔錄正編》又載嘉隆 7 年事云：

（四月）帝崇尚儒術，垂情禮樂。嘗問禮部曰：「天子親祠文廟，三獻之後，飲福受胙，於禮有諸？」阮嘉吉對曰：「無之。臣觀明清《會典》，此一節等為祠官攝祭設耳。」帝稱善。因諭群臣曰：「文廟舊有像，其稱號曰文宣王。朕思之：王爵雖隆，義非崇師；像設雖古，近於褻黷。此蓋國初草創，因循歷代之制，未暇釐正。今議禮考文，朕之責也。卿等其喻朕意，條奏以聞。」群臣請用明制：改造神牌、稱至聖先師孔子，俾合禮意。帝然之。命禮部議定諸城營鎮文廟之規式，凡堂宇、扁額、牌位、祀器，以至祭祀儀節，著甲（按：當做申）令頒行之。[28]

其實阮世祖即位以來，對於禮制便屢命朝臣議定，從太廟、郊祀以下，嘉隆 2 年 8 月定群祀典例；4 年 10 月頒文廟祭祀儀節。[29] 至 7 年 7 月文廟落成，安奉神位時，乃命禮部奉神像，擇廟中淨地藏之。四配十哲先賢先儒次列牌位，祀于左右及東西兩廡。製祀器、定樂章（本注：用明樂，凡六奏），文物煥然一新。以舊廟所為啟聖祠。並命諸地方文廟，各設先師神位奉祀。舊有神像者，擇地埋藏之。8 月，文廟秋祭，世祖親詣行禮。[30] 此即〈文廟祀典〉章所言嘉隆年間文廟改制之事。至於「即舊址為啟聖祠」，宜若《大南一統志》所稱「因（隆湖）文廟舊址爲之正堂」。換言之，祭祀孔子的文廟與祭祀孔子父親的啟

27 （越）潘清簡等編：《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71 年），卷 7，頁 20；卷 8，頁 9；卷 10，頁 12-13。

28 《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卷 35，頁 3-4。

29 同前註，卷 22，頁 5；卷 27，頁 14。

30 同前註，卷 36，頁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聖祠，並不在相鄰位置。再從《寔錄》所載可知：在嘉隆 7 年世祖遷建文廟，同時議定牌位、祀器、樂章及祭祀儀節等，並頒布至地方施行，此或即《文廟祀典》所屢引《國朝典例》的內容。惟嘉隆年間改定之禮樂及其典例，今已難考得。故明命年間題奏的〈文廟祀典〉章等篇，正可補此史料闕遺。[31]

《大南一統志》中京師（順化）文廟在京城外之西，安寧社；啓聖祠，在文廟之西，隆湖社，兩者並不相鄰之狀況是否為一特例？比較該《志》其他各地文廟建置，如廣南省有文廟（在延福縣清沾社，啟聖祠在廟之西）、奠磐府文祠（延福縣東蕃社）、升平府文祠（醴陽縣荷藍社）、三岐府文祠（河東縣旃檀社）、濰川府文祠（在濰川縣龍福社）、桂山府文祠（在桂山縣香桂社）、大祿府文祠（在大祿縣羅洲社）。廣義省有省文廟（有啟聖祠）、彰義縣文廟、慕義縣文廟、平山縣二總文祠。平定省有文廟（西有啟聖祠）、綏福文址（懷恩總忠信村）、美吉二縣文址（符美縣中平總萬善村）、懷仁府文址（歸化總安會村）、安仁府文址（富豐總政安村）。義安省有文廟（西為啟聖祠）、興元府文廟、演州府文廟、英山府文廟、葵州府文廟、南壇縣文廟、清漳縣文廟、宜祿縣文廟、瑯瑠縣文廟。清化省有文廟（啟聖祠在東）、河中府文廟、宋山貴縣文廟、峨山縣文廟、弘化縣文廟、美化縣文廟、厚祿縣文廟、瑞原縣文廟、東山縣文廟、安定縣文廟、玉山縣文廟、廣昌縣文廟、農貢縣文廟、永祿縣文廟、錦水縣文廟、雷陽縣文廟。[32] 綜上所述除了京師國子監外，省稱文廟，多設有啟聖祠；府、縣以下或稱文廟、文祠或文址，皆無啟聖祠。足見〈文廟從祀〉章所云京外文廟禮例，是針對省級而言。至於啟聖祠在西，則並非京師一例，乃是越南一地之共相。據《大明會典》所言：

---

31 《世界孔子廟研究》，頁 711 孔祥林云：「目前尚未發現越南關于文廟祭祀儀注的資料。」其以《寔錄》「用明樂，凡六奏」一語推測，是仿照中國之制度、樂章。今透過〈文廟祀典〉章考察，孔祥林之推測雖大致得當，但阮朝祭孔祀典儀節猶與中土有些微差異，亦不能說完全相同。

32 《大南一統志》，卷 5，頁 31-32；卷 6，頁 36；卷 9，頁 26；卷 15，頁 1-2；卷 17，頁 3-4。又廣治、廣平、富安、慶和、平順、兩省文廟則未載其啟聖祠。富安、河靜省則稱文廟啟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33]

按：北宋真宗始封叔梁紇為齊國公、元文宗時加封為啟聖王。明嘉靖改制時，方明令各地學宮增加啟聖祠，其制不古。然當時並未嚴格規定啟聖祠位置。據陳鎬《闕里誌》：曲阜孔廟大成殿西，有啟聖殿。[34] 但至清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稱崇聖祠；並由專祠叔梁公，改為追祀木金父公為肇聖王、祈父公為裕聖王、防叔公為詒聖王、伯夏公為昌聖王、叔梁公為啟聖王等孔子五代父祖。[35] 考諸康熙、雍正兩朝《會典》皆稱：

> 順治二年，定文廟諡號，稱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二月上丁致祭，遣大臣一員行禮、翰林院官二員分獻。國子監堂官祭啟聖公於後殿。是後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致祭。[36]

此或針對國子監與各級廟學而言，故《會典》所附圖繪，正殿之後皆有啟聖祠。乾隆朝《會典》於工部章便明定大成殿之後為崇聖祠。[37] 不過，闕里之崇聖祠（啟聖祠）之位置，則與一般廟學不同。據乾隆朝《則例》云：

---

33 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3 年），卷 91，頁 33。

34 明‧陳鎬編：《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孔子文化大全》本），卷 1，頁 7-8。按：陳鎬，明成化 23 年進士，卒於正德 6 年（1511）。然今本有孔子六十五世孫孔允植後序，是為崇禎中孔允植重加訂補。但自卷 22 起則補入了順治以下至雍正 2 年史料，清初應復有續補。

35 清‧允祿等編：《大清會典（雍正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卷 91，頁 2-4。

36 清‧伊桑阿等編：《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卷 64，頁 1。《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91，頁 1。

37 易行編：《大清五朝會典（十、十一）乾隆會典》（北京：綫裝書局，2006 年），卷 71，頁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闕里舊有啟聖祠，在大成殿西，金絲堂後。至雍正元年，特封先師五代為王爵，因復建崇聖祠於大成殿東，詩禮堂後。春秋祭饗，以仰承世宗憲皇帝尊師重道、推原所生至意。其舊存啟聖祠，並祀啟聖夫人，別為聖裔家廟，於禮未為不合。惟是四配位及從祀先儒，仍附舊祀，尚未妥協。應令衍聖公相度情形，將四配從祀神牌移置崇聖祠兩旁，敬謹安設。鑾輿恭詣闕里，致祭先師五代，應於崇聖祠行禮，無庸兩祠分祭。[38]

因此，闕里啟聖祠於雍正改立崇聖祠時，曾易其原位。雍正 2 年曲阜大成殿遭逢火災。聖像、神位尚因移奉新建崇聖祠內，幸得無恙。[39] 至今其位置仍在大成殿之東，未如國子監般設於後殿。考諸越南一地啟聖祠，自與清制相左。至於是否因襲明制？恐亦未必然。茲考察嘉靖至雍正之間方志所錄圖繪，如萬曆 22 年《永安縣志》（閩）、康熙 22 年《寧化縣志》（閩）、康熙年間《靈邱縣志》（晉），其啟聖祠的確在大成殿之西側；[40] 但亦有多數在東側之例，如嘉靖 14 年《龍溪縣志》（閩）、順治 18 年《渾源州志》（晉）、康熙 8 年《安陸府志》（鄂）、康熙 12 年《昌平州志》（京）、康熙 24 年《大興縣志》（京）、康熙 25 年《埔陽志》（粵）、康熙 26 年《德化縣志》（閩）、康熙 26 年《花縣志》（粵）、康熙 36 年《通州志》（京）、康熙 51 年《徐溝縣志》（晉）；[41] 設

38 清・允祹等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原書成於乾隆 12 年），卷 82，頁 70-71。

39 清・鄂爾泰等編：《清實錄（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21，頁 17-18 云：「衍聖公孔傳鐸奏報。闕里聖廟災。六月初九日申時，大雷電。火自鴟吻中出。先師大成殿及兩廡俱燬。聖像神位移奉新建崇聖祠內，幸得無恙。」

40 明・蘇民望等：《永安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萬曆 22 年刻本）。清・祝文郁等：《寧化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2 年序、同治 8 年重刊本刊本）。清・宋起鳳等：《靈邱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3 年刻本）。

41 明・劉天授等：《龍溪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14 年序刊本）。清・張崇德等：《渾源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順治 18 年刻本，2005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清・吳都梁等：《昌平州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12 年刻本）。清・楨茂節等：《大興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大成殿之後亦不在少數，如嘉靖 17 年《寧德縣志》（閩）、嘉靖 26 年《漳平縣志》（閩）、嘉靖年間《建陽縣志》（閩）、崇禎 2 年《海澄縣志》（閩）、康熙 2 年《長樂縣志》（閩）、康熙 4 年《應山縣志》（鄂）、康熙 14 年《寧洋縣志》（閩）、康熙 27 年《陽江縣志》（粵）、康熙 41 年《永寧州志》（晉）、康熙 49 年《從化縣新志》（粵）、康熙 58 年《平和縣志》（閩）、康熙年間《乳源縣志》（粵）即是。[42] 無論在時間、地域上，啟聖祠設於大成殿之西側都算罕見。尤其地緣關係與越南最近之粵地最明顯。再則，中土之大成殿與啟

康熙 24 年刻本）。清・宋嗣京等：《埔陽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5 年刻本）。清・范正輅等：《德化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6 年刻本）。清・王永名等：《花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6 年序、光緒 16 年重刊本）。清・吳存禮等：《通州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36 年刻本）。清・王吉人等：《安陸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 8 年刻本，2001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清・王嘉謨等：《徐溝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51 年刻本）。

42 明・閔文振等：《寧德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17 年刻本）。明・朱召等：《漳平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26 年刻本）。明・馮繼科等：《建陽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年間刻本）。明・梁兆陽等：《海澄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崇禎 6 年刻本）。清・孫蕙等：《長樂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 年刻本）。清・陳聯璧等：《應山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 4 年刻本，2001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清・金基等：《寧洋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14 年、永曆 28 年刻本）。清・范士瑾等：《陽江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7 年序刊本）。清・謝汝霖等：《永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康熙 41 年刊本，2005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清・郭遇熙等：《從化縣新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49 年內府本）。清・王相等：《平和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58 年序、光緒重刊本）。清・張洗易等：《乳源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年間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聖祠多在同一建物群中；越南京師孔廟與啟聖祠則相去有一段距離。凡此，皆中越在孔廟設置上之歧異。

三、祭孔樂章大抵因襲明朝

〈文廟祀典〉章針對嘉隆年間所議定祭孔儀節，以為其中有未盡周備。故禮部諸臣參稽典例，考訂儀章，著成會典。至於在外諸城鎮一應祭器、祭品，則照在京量減，以示隆殺有別，以昭畫一。以明命 10 年己丑春丁祭為始。[43] 該文凡列祭器、祭品、樂章、儀註等節，其中又以樂章、儀註二節為詳。〈文廟祀典〉章所載樂章凡有參神（景文之章）、初獻（昭文之章）、亞獻（懿文之章）、終獻（顯文之章）、辭神（崇文之章）、望燎（炳文之章）等。《寔錄》曾提及嘉隆年間樂章以「用明樂，凡六奏」，明命時所載樂制是否即為嘉隆年間樂章？史傳未詳。據明陳鎬《闕里誌》所述：周之樂章以「夏」為名、劉宋改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隋以「夏」為名、唐以「和」為名、趙宋以「安」為名、金以「寧」為名。元因宋之舊亦以「安」為名。明代則以「和」為名。[44] 比較《大明會典》所載洪武 26 年頒大成樂樂章、越南〈文廟祀典〉章之異文，其異同如下：[45]（按：括號內即越南〈文廟祀典〉章之異文）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參神　景文之章）：大哉宣聖（聖師），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崇）。典祀有常，精純益（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寧和之曲，有舞（初獻　昭文之章）：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43 《文廟祀典》，頁 4-6。
44 《闕里誌》，卷 2，頁 31-33。
45 《大明會典》，卷 91，頁 24。並參《闕里誌》，卷 2，頁 3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亞獻　懿文之章）：大哉聖王（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　景和之曲，有舞（終獻　顯文之章）：百王宗（崇）師，生民物軌（軌物）。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于（惟）三，於嘻成禮。

◎終獻　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無舞（辭神　崇文之章）：犧（羲）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對）越。

◎送神　咸和之曲，無舞（望燎　炳文之章）：有嚴學宮，四方來宗（崇）。恪恭祀事，威儀雍雍（雝雝）。歆格（斯）惟馨，神馭還（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按《大明會典》載樂章通例：

凡樂四等：天地九奏。神祇太歲八奏。大明太社稷帝王七奏。夜明帝社稷宗廟先師六奏。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舞六佾用文。

故曲有咸和、寧和、安和、景和等四；辭則有迎神、奠帛、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送神望瘞凡六。〈文廟祀典〉章文辭大抵與洪武樂章雷同，但樂章名稱有別、章次亦有異。清順治元年，依馮銓、謝陞、洪承疇等奏，以「削平寇亂以有天下」，議將本朝樂章改用「平」字。[46] 考〈朝賀儀章〉，阮朝朝賀時樂章亦取履平、肅平等凡 12 章。[47] 今獨於文廟以「文」為樂章名，且景文、昭文、懿文、顯文、崇文、炳文之名，既別於明洪武時之咸和、寧和、安和、景和（或清順治時之咸平、寧平、安平、景平）；[48] 亦不同於乾隆時之昭平、宣平、秩平、敘平、懿平、德平。[49] 顯現阮朝雖因於明禮，猶欲彰表本國的主體性。至於〈文

46 清・巴泰等編：《清實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8，頁 11。
47 《文廟祀典》，頁 45-48。
48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4，頁 10-11。考其樂辭亦與明制不同。
49 《大清五朝會典（十）乾隆會典》，卷 45，頁 16-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廟祀典〉章於樂章章次，何以與明清《會典》所載不同？推測或受到嘉靖改制之影響，《嘉靖祀典考》所載嘉靖 10 年（1531）2 月所頒行者之孔廟樂章云：[50]

◎迎神　咸和（參神　景文之章）：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初獻　寧和（初獻　昭文之章）：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思（按：當作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亞獻　安和（亞獻　懿文之章）：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維馨，嘉生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終獻　景和（終獻　顯文之章）：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靈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止。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饌　咸和（辭神　崇文之章）：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咸和（望燎　炳文之章）：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馨，神馭還（旋）復。明禋斯畢，咸膚百福。

兩相比較便可看出〈文廟祀典〉章在分章時，因襲之跡。萬曆年間的李之藻《頖宮禮樂疏》便已承襲嘉靖改制之說，但又補上了「望瘞（樂奏咸和之曲）。」[51]以文獻流通而言，〈文廟祀典〉章取法《頖宮禮樂疏》的可能較大。同為萬曆時之瞿九思《孔廟禮樂考》則以為：

> 釋奠樂但六章，奠帛、初獻合為一，奏寧和，與迎神奏咸和、亞獻奏安和、終獻奏景和、徹饌奏咸和為六矣。但六章，則亦當六奏。今諸本多言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終獻奏景和、徹饌送神望瘞三奏咸和，則是已八奏。與方澤、太歲等，不得為六奏。[52]

50 《嘉靖祀典考》，卷 5，頁 38 之 1-39 之 1。

51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景印萬曆 46 年序本，1970 年），卷 3，頁 9-13。

52 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揚州：廣陵書社景印萬曆 35 年刊本，2004 年，《中國祠墓志叢刊》本），初稿頁 7。然瞿氏所計，頗令人費解？如參照《嘉靖祀典考》，則當將送神計入，才符其說六奏、八奏之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其於卷 3 所附孔廟禮樂考樂章，依次為與迎神（咸和）、初獻（寧和）、亞獻（安和）、終獻樂與亞獻同，樂奏景和之曲、徹饌（咸和）、送神（與徹饌辭異而樂同）、望瘞與送神同。其中「自生民來」及「大哉聖師」二章樂辭，瞿九思則合為一章，屬初獻。[53] 則是拘泥於六奏之數，而牽強調整。李之藻所承嘉靖改制之說，在萬曆重修的《明會典》雖不記錄，但康、雍、乾三朝《會典》與《則例》所載，雖文辭已改易。但樂章皆不再另立「奠帛」，[54] 或受到李氏之影響。回來檢討越南〈文廟祀典〉章的調整：姑不論將奠帛、初獻合章，但標「初獻」；送神、望瘞同曲 [55] 而逕標「望燎」，是否得當？終獻章有「登獻惟三，於嘻成禮」頗與禮合；然徹饌一章通篇並無送神之義，標之曰「辭神」，似與禮意扞格了。

四、祭孔儀節所見越南特色

考諸《禮記・文王世子》所云：

>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56]

此為釋奠、釋菜禮最早之記錄。鄭玄注「釋奠」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

53 同前註，卷 3，頁 43-44。

54 《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91，頁 17-19。《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 99，頁 17 則如李之藻，將奠帛與初獻標在同一章中。

55 望瘞，清代康熙朝但云與「與送神同」；雍正朝則標明「咸平後闋」。參《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91，頁 16。

5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新文豐公司影印，1978 年，阮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394-396、403-4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事。」是相較於祭禮為省，釋菜則益輕而無舞。且釋奠原非祭先聖先師之專稱，故後文猶稱「釋奠於先老」。再則鄭玄以周公、孔子釋「先聖」。據《史記・孔子世家》稱「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又「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57] 是周、漢以來，闕里已有祀孔之禮。雖至東漢明帝時「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58] 如鄭玄之說無誤，則至遲西漢時已在太學中以釋奠祀孔。再以〈文王世子〉觀之，釋奠者有樂、[59] 有舞，用幣、有介而無迎尸送尸諸禮，行禮中禁語。雖未能如《儀禮》及後世儀注詳盡，但已可觀其梗概。漢至唐初，孔廟禮儀尚未固定，周公、孔子時猶互更替為先聖。但唐代開元年間之《開元禮》、《唐六典》，舉凡祀典儀節、從祀制度，皆有詳細的規範，為後世所法。至於明清祭孔禮典，則尚可徵考《大明會典》所載洪武 26 年釋奠儀。完整釋奠儀典，在中央層級又可分為皇帝親詣行禮與遣官致祭兩種。二者皆可考於明清《會典》、《類宮禮樂疏》與漢喃文獻《文廟祀典》中，考諸《大南寔錄》：世祖阮福映在未開國前便數度親謁文廟，至嘉隆 8 年 8 月方「準定自今社稷壇戊祭、文廟丁祭，三年一親祠。餘命大臣攝之。」[60] 此即效法中國「遣官致祭」之制。惟《文廟祀典》之〈文廟祀典〉、〈上御文廟秋祭儀註〉、〈文廟從祀〉等 3 章由不同時間、不同臣工所題奏或研議的內容，皆有詳略不一的儀節描述。其中以〈文廟從祀〉在外文廟禮例記載較完備。如取不同文本之遣官致祭的國學釋奠，可見其儀節大概：[61]

57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4 年），頁 1945。

58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8 年），頁 3108，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所載。

59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560，「必有合」引劉敞說「合，謂合樂也。」

60 《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卷 39，頁 4。

61 唐・蕭嵩等編：《大唐開元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4，頁 1-9。《大明會典》，卷 91，頁 18-22。《嘉靖祀典考》，卷 5，頁 42 之 2-43 之 1。《類宮禮樂疏》，卷 3，頁 2-13。《文廟祀典》，頁 35-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明會典》洪武朝	《嘉靖祀典考》	李之藻《頖宮禮樂疏》	越南《文廟祀典》
齋戒	齋戒	齋戒	齋戒
省牲	省牲	省牲	省牲
陳設	陳設	陳設	陳設
就位	就位	就位	就位
		瘞毛血	
			上香
迎神	迎神	迎神	迎神
行初獻禮	行初獻禮	行初獻禮	行初獻禮
獻帛	獻帛	奠帛	奠帛
獻爵	獻爵	獻爵	獻爵
讀祝	讀祝	讀祝	讀祝
獻四配（帛）爵	獻四配帛爵	獻四配帛爵	獻四配帛爵
（分獻兩廡）	分獻兩廡	分獻兩廡	分獻兩廡
亞獻	亞獻	亞獻	亞獻
終獻	終獻	終獻	終獻
飲福受胙	飲福受胙	飲福受胙	飲福受胙
徹饌	徹饌	徹饌	徹饌
送神	送神	送神	送神
望瘞	望燎	望瘞	望燎
禮畢	禮畢	禮畢	禮畢

如上表所示，越南祭孔儀節與明朝一代祀典，大致相同。主要在細節上，方有所歧出。以下舉出數點說明：

（一）上香（兼論瘞毛血）

上表中主要的歧出在瘞毛血、上香兩項。這兩個儀節在現今臺灣臺北、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二地孔廟皆完整保留。[62] 瘞毛血者，與先師孔子同屬中祀的先農於洪武 26 年所定祭儀中，就位後、迎神前，即有瘞毛血一節。[63] 瞿九思《孔廟禮樂考》、李之藻《頖宮禮樂疏》之祭儀亦有。瞿九思如此詮釋：

> 陳澔曰：「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故血祭，所以表氣盛也。」古者殺牲時，必先以毛血告。血在內為告幽；毛在外為告全。明表裡皆純善也。有虞氏尚有氣，《周詩‧信南山》「啟血毛」即此制。第三代薦血在殺牲之初；而國朝瘞毛血在迎神之際，為差有同異耳。余謂：殺牲在先日，若即以毛血告，則其去祭日已踰夕，恐不肅。則莫若今制，將迎神，然後告毛血，尤謂得禮乎。[64]

各朝儀節中或未必無瘞毛血一節；惟禮書儀注省文耳。

至於上香，《文廟祀典》之〈文廟祀典〉遣官致祭失載，但在述逐月朔望日等禮時，於就位後、獻酒前則有：

> 正獻員詣香案前，跪、上香、俯伏、興、平身。參神，鞠躬拜凡四，興、平身。

〈上御文廟秋祭儀註〉載皇帝親詣行禮，則云：

> 樂生就位。詣香案前，上香、復位。迎神，鞠躬拜（自注凡四）、興、平身。行初獻禮。

〈文廟從祀〉儀注云：

> 正獻官就位。詣盥洗所、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俯伏、興、平身、復位。迎神，鞠躬拜、興、平身。行初獻禮。

---

62 臺北、臺南二地孔廟因其發展歷史與淵源，所行釋奠禮在樂章、服儀皆有不同。但在釋奠儀節上，經筆者親身參與記錄，只有啟扉時間不同，又臺南省略進饌一儀而已。

63 《大明會典》，卷 92，頁 2。明‧林堯俞、俞汝楫等編：《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9，頁 21。

64 《孔廟禮樂考》，卷 3，頁 13-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詳略不一，但俱有上香之儀。越南所謂朔望禮者，近於明清《會典》之「月朔釋菜儀」，由國子監祭酒率監生行之。但參考後文〈上御文廟秋祭儀註〉章，則知是越南迎神之儀。惟明代釋奠禮中多不言上香。蓋《大明會典》載：洪武7年「令祭祀皆免上香。」[65] 故或又與所謂降香之禮有關。據清末龐鍾璐《文廟祀典考》所整理：北宋太宗淳化4年曾在宣聖廟六衙朔望焚香；明洪武17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萬曆23年每月朔及每科進士行釋菜禮。至龐氏當時，則形成為月朔釋菜、望日上香。[66] 或因為洪武時一方面令祭祀免上香；但另一方面又在朔望時遣內臣降香于國學。[67] 以至形成這種特殊的禮儀。陳鎬《闕里誌》云：

> 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之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爇今所謂香也。……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至我朝始定為今朔望謁奠之禮，遍海內矣。[68]

李之藻《頖宮禮樂疏》亦云：

> 今制月朔釋菜，僅行於國學，而郡國則於朔望之晨，爇香展謁而已。然爇香於古未有。……香木多出嶺南。成周盛時，未入包匭；近世迺多用之以祭。朝廷時或遣使降香致敬，所謂禮，時為大，殆此類乎。抑或聖人聲教既已施及蠻貊，以其方物，附於薦馨，固亦無所不可。[69]

李氏明知不古，但肯定其致敬薦馨之義。更重要的是點出爇香木的禮俗，來自

---

65 《大明會典》，卷81，頁5。

66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光緒4年刊刻本，2012年，《歷代文廟研究資料彙編》本），卷3，頁1；卷4，頁5、17；卷5，頁23-25。《大明會典》，卷91，頁18云:「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傳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釋菜禮。」

67 洪武年間徐一夔等人所編之《大明集禮》即有「降香遣官釋奠孔子廟學儀注」。詳參明・徐一夔等編：《大明集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頁26-29。

68 《闕里誌》，卷6，頁13-14。

69 《頖宮禮樂疏》，卷3，頁2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嶺南。是故，雖《大清會典》中已屢見上香之儀。[70] 但越南朔望於文廟上香的禮俗，固有因襲洪武禮制處，而上香卻原是流行於南方召喚神祇的傳統禮俗。

（二）酌　酒

〈文廟祀典〉章儀註部分針對嘉隆年所定《國朝典例》中，三獻禮正獻官與分獻官皆只跪于拜位，而不親詣神位前；兩廡有分獻官，但兩序先哲處反而不設分獻官等現象。禮臣考察中國歷代祀典並闕里釋奠儀節，調整其《國朝典例》的儀注，指出：主祭者當親詣神位前行禮，分獻官並入祀陪拜。又宜增行奠帛之禮，其儀注一並酌定。茲議改分獻配位 2 員為哲位分獻官，增設贊禮 4 員、司帛 21 員，啟聖祠比照酌減。[71] 但這樣的更動，未必悉如中土。茲就改訂後之正祭部分：奠帛初獻、讀祝、分獻之儀，簡引其通贊、引贊之辭以明之：

> 通贊贊「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聖師位前」……司帛一員捧篚、司尊一員捧尊、司爵一員捧爵，同薦。引贊贊「跪」，正獻官跪，司帛員跪，授正獻官，接受加額，轉授司帛員……司尊、司爵員對跪，引贊贊「酌酒」，正獻官酌酒，仍捧爵加額。訖，轉授司爵員，捧薦，跪受侍立員，跪接，奠於正位前正中。引贊贊「俯伏、興、平身。復位。」……通贊贊「展祝」，引贊贊「詣讀祝位」……贊「跪」……贊「讀祝」……通贊贊「皆跪」……贊「讀祝」……贊「俯伏」至「鞠躬」拜凡二，「興、平身」。引贊贊「復位」……通贊贊「行分獻禮」。

再考〈上御文廟秋祭儀註〉，其皇帝親詣行禮則稱：

---

70 如《大清五朝會典（十）乾隆會典》，卷 45，頁 19 云：「贊引官奏『就位』。皇帝就拜位、立。迺迎神，司香官奉香盤進，司樂官贊『舉迎神樂，奏昭平之章』（自注：凡舉樂皆司樂官唱贊）。贊引官奏『就上香位』。恭導皇帝詣先師香案前、立，司香官跪進香。贊引官奏『上香』。皇帝立，上柱香，次三上瓣香。奏『復位。皇帝復位。奏『跪』、『拜』、『興』。（自注：以下行禮皆有奏）皇帝行二跪六拜禮，王公百官均隨行禮。」

71 《文廟祀典》，頁 6-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上香（自注：……茲請依北朝典例：上香時奏「御立上香」；獻酒時亦奏「御立獻酒」。其酒爵由執事員酌進。）……行初獻禮（自注：執事一員于酒卓，恭捧酒尊，注酒于爵。）獻爵（自注：執事一員恭捧酒爵進至門外限，轉交侍立員。接受，奠于正位中前正中。）

是越南遣官致祭，酌酒由司尊、司爵員於神位前注酒於爵；皇帝親詣行禮則仿中國禮制另於酒所注酒傳入。考諸《大明會典》洪武 26 年釋奠儀稱：「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詣讀祝位』。樂暫止，跪。」考《大清會典》乾隆朝皇帝親詣行禮則稱：

> 奠帛行初獻禮。司帛官奉篚、司爵官奉爵進。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司帛官詣先師位前，跪獻三叩。司爵官詣先師位前，立，獻奠正中。皆退。

儀注中多未詳述爵中之酒由何人所酌。[72] 惟明代瞿、李二人著作中，有獻官詣酒尊所之儀，如《類宮禮樂疏》云：[73]

> 通贊唱「奠帛行初獻禮」（自注：捧帛者各捧帛、執爵者各執虛爵。贊引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自注：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捧盆。）贊引唱「搢笏」（自注：獻官搢笏，盥畢、進巾。）贊引唱「出笏」（自注：獻官出笏。）贊引唱「詣酒罇所」（自注：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冪、酌酒」（自注：執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行。先聖帛爵由中門入；四配帛爵左門入，各於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自注：獻官跪。）唱「搢笏」（自注：獻官搢笏。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於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自注：獻官獻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自注：

72 《文廟祀典考》，卷 5，頁 12-13 則補充說明「有司揭尊冪，挹酒實爵。司帛一人奉篚、司爵一人奉爵，以次詣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於墊中。皆退。」

73 《孔廟禮樂考》，卷 3，頁 2-3。《類宮禮樂疏》，卷 3，頁 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自注：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

則獻官需至酒罇所，視酌酒之事，非在神位前行事。故越南雖參考中國祀典，增入親詣神位、奠帛等儀節；但獻爵一項，猶保持嘉隆《典例》有司尊之職，協助正獻官於神位前酌酒。兩序先哲位分獻官、[74] 兩廡分獻官，亦如其儀，此中、越祀典獻爵之儀的不同。

（三）拜　數

前引〈文廟祀典〉章有「贊『俯伏』至『鞠躬』拜凡二」之語。綜覽《文廟祀典》各篇，越南祭孔如係皇帝親詣行禮，則迎神鞠躬拜凡四；初獻（含奠帛、獻爵、讀祝）俯伏、二拜；送神鞠躬拜凡四。如為遣官致祭，則上香俯伏；迎神鞠躬拜凡四；初獻奠帛獻爵俯伏；讀祝俯伏、二拜；分獻東配俯伏；分獻西配俯伏；（亞獻、終獻同）；飲福受胙俯伏、二拜；送神鞠躬拜凡四。相較於萬曆年間的《孔廟禮樂考》、《類宮禮樂疏》所載遣官致祭，則迎神鞠躬拜凡四；初獻奠帛獻爵俯伏；讀祝俯伏；分獻四配俯伏各一；（亞獻、終獻同）；飲福受胙俯伏、鞠躬拜凡二；送神鞠躬拜凡四。在用辭與拜數上，兩者相近，但仍有歧異。即明制讀祝後無拜禮，且凡言鞠躬拜者，必在拜位上行之；但越南讀祝、受胙之拜禮，非在拜位。

至於中國皇帝親詣行禮，陳鎬《闕里誌》記載明代洪武、永樂等諸位皇帝親詣太學致祭，但其祀典於《會典》中則記載未詳。《嘉靖祀典考》尚存有「幸學儀注」，其制如下：

迎神，樂作，樂止。贊「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分奠官、陪祀官行禮同。贊「釋奠，搢圭」。上搢圭，太常卿跪進帛。樂作。上立受帛，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樂止。進爵，樂作。上立受爵，獻畢，復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圭」。上出圭。四配、十

74 嘉隆時，分獻官原在四配位。今四配改由正獻親詣；分獻官改獻十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哲、兩廡分奠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各退就原位。贊「送神」。樂作，樂止。贊「上鞠躬拜、興、平身」。通贊分獻官、陪祀官行禮同。贊「禮畢」。[75]

其迎神鞠躬拜凡二拜、送神鞠躬拜一，即禮畢，且並非完整的三獻之禮。《大清會典》中，康熙 23 年曾親詣闕里致祭，其「闕里祀儀」：迎神，上行三跪九叩頭禮；獻帛、進爵，上皆立受而拱舉；讀祝，上跪，行三叩頭禮；分獻；亞獻、終獻皆立受而拱舉；徹饌；送神，上行三跪九叩頭禮；望燎；禮畢。是為三獻禮。[76] 雍正朝「皇帝上丁親祭儀」同此，但迎神、送神俱行二跪六叩頭禮。[77] 乾隆朝釋奠禮即錄皇帝親詣行禮之典，其儀云：

迺迎神，司香官奉香盤進，司樂官贊「舉迎神樂，奏昭平之章」。贊引官奏「就上香位」。恭導皇帝詣先師香案前、立，司香官跪進香。贊引官奏「上香」。皇帝立，上柱香，次三上瓣香。奏「復位」。皇帝復位。奏「跪、拜、興」。皇帝行二跪六拜禮，王公百官均隨行禮。[78]

是迎神後有上香，後行二跪六拜禮。與越南〈上御文廟秋祭儀註〉亦有上香，但在迎神前不同。此後獻帛，為司帛官詣先師位前跪獻三叩；讀祝，為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讀祝畢詣先師位前跪安，三叩、退。此時皇帝乃率羣臣行三拜禮。送神時，皇帝復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望燎。禮成。明制與越南禮典所稱「俯伏」者，清制則稱「叩」。[79] 明制、越南拜之盛者凡四拜，其次有二拜。清制康熙以三跪九叩，則相當於明制之三拜；雍正改以二跪六叩，則是因祭孔屬中祀而降。乾隆因之，但改稱二跪六拜。考《大明會典》載洪武 9 年「定大祀拜禮。迎神四拜。飲福受胙四拜。送神四拜。共十二拜。」[80] 再考萬曆 38

75 《嘉靖祀典考》，卷 5，頁 42 之 2-43 之 1。
76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4，頁 28-33。
77 《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91，頁 23-26。
78 《大清五朝會典（十）乾隆會典》，卷 45，頁 14-20。
79 此可參《文廟祀典考》，卷 5，頁 16-18 遣官釋奠之禮，尤明。
80 《大明會典》，卷 81，頁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郭正域《皇明典禮志》「拜禮」條云：

> 洪武二十年重訂官員拜禮，其一、凡朝見：稽首頓首五拜，乃臣下見君上之禮。先稽首頓首四拜後，一拜叩頭成禮。稽首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其見父母亦四拜。其餘官長、親戚朋友相見，止許行兩拜之禮。[81]

故萬曆瞿、李二人所述與越南禮儀之四拜，乃因洪武禮例，而非嘉靖改制，更非清制之三跪九叩或二跪六拜。

五、從祀修改北朝禮制並增列越儒

〈文廟從祀〉章為此一文獻中，字數最多者。為明命18年1內閣臣林維義、臣黎度禎奉旨依議奏。禮部就在京、在外增祀、升列、改正、位置，以及前述所摘出在外文廟諸禮例，奏請施行。增祀部分：禮部臣比較《國朝典例》及北朝（中國）歷代祀例，是與明萬曆初年祀典相符。然自萬曆41年增祀羅從彥、李侗；[82]清康熙54年增祀范仲淹、雍正2年增祀蘧瑗、林放、秦冉、顏何、縣亶、牧皮、樂克、萬章、公孫丑、公都子（原文作都子）、鄭康成、諸葛亮、范甯、尹焞、黃幹、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原文作龍其）等26位（原文作29位，蓋合羅從彥、李侗、范仲淹計之）；乾隆11年增祀吳澄，合計等30位，未入國朝祀典。阮朝禮臣以為：蘧瑗、林放、秦冉、顏何、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

81 明・郭正域：《皇明典禮志》（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韓國首爾大學藏明萬曆38年寫本，2011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二）史部》本），總頁537。

82 《文廟祀典》，頁19原文做「嘉慶四十七年增祀宋儒羅從彥、李侗該二位。」按：越南各朝並無嘉慶年號，此事在明萬曆41年（1613，後黎敬宗弘定14年）。又頁21又言「（啟聖祠）嘉慶十一年增祀周子之父周輔成。」事在明萬曆23年（1595，後黎世宗光興18年）。此「嘉慶」者，豈阮氏於廣南國之稱王年號？惟考諸《大南實錄前編》皆無可證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葛亮、范仲淹與范甯、趙復、羅欽順等 15 位，則或採嘉靖明臣張璁之說排除，或以事狀未顯確，或「其羽翼聖經，均無明文可考」，無庸增祀；惟鄭康成、羅從彥、李侗、尹焞、黃幹、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陳澔、吳澄、蔡清、陸隴其等 15 位，增入從祀。又鄭康成乃北朝避諱，今改復稱鄭玄；陳淳，則避阮朝睿宗（阮福淳）諱，改為陳安卿。其次，越南文教由士王（士燮）闡發，陳朝朱文安開導理學，號稱大儒。因士王業已奉列歷代帝王正廟；惟朱文安在陳、黎祀典中即以該神位從祀文廟，今請祀在先儒之次，以蒙褒祀。啟聖祠方面，惟清朝增祀張迪，未入國朝祀典，今請增祀。又蔡元定則由啟聖祠改祀於文廟兩廡，位在蔡沈之上。[83] 升列部分：依明崇禎 15 年改先儒左丘明、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等為先賢；清康熙 51 年朱子先配十哲；乾隆 3 年升有若於東哲等例，升列 7 人，以光祀典。改正部分：提及《國朝典例》中有先賢孔子忠、先儒孔子安國。採明臣畢懋康疏之主張，以為子思不稱孔子，遜先聖也。故孔忠、孔安國亦不當稱孔子，應改子蔑子、子國子。位置部分：首先提及牌位刻樣。其次綜前所述，增祀 17 位（鄭康成、羅從彥、李侗、尹焞、黃幹、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陳澔、吳澄、蔡清、陸隴其。朱文安。張迪）、升列 8 位（左丘明、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有若）、改字 1 位（陳安卿）、改正 2 位（子蔑子、子國子）、改祀 1 位（蔡元定）等，應增製其神牌。又從祀先儒世代先後，頗有參差，則照北朝會典，妥議其位置。其中越儒朱文安，位在東廡陳澔、薛瑄之間。文中復提及東西兩廡設案之制。更言先賢先儒之舊神牌，經改製後，於安設新牌日，焚於燎所。然而這些改訂，如對比後文俾便地方各省遵行之出在外文廟禮例諸項，則有歧異。如前述蘧瑗等 15 位，禮臣以為無庸增祀；士燮已在帝王廟，不必重祀。但此處左廈（東廡）卻列有樂正子、萬章、范仲淹、趙復之位；右廈（西廡）列有公都子、公孫丑、范甯、士燮、羅欽順之位，具與〈文廟從祀〉章相左。其中楊時一位，稱「先儒楊子中立之位」，本注云：「原時，嗣德二年（1849，

83 同前註，頁 19-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道光 29 年）奉改」。則上述諸人，是在明命 18 年覆議時改正？或為成泰年間抄寫者將後代的更動列入？尚待其他材料，才足判定佐證。

就上述從祀之改定，首先可留意：〈文廟從祀〉章除參考明制，對於清代康熙至乾隆之增祀者，亦加採納。這與朝鮮正祖 9 年（1785，乾隆 50 年）閔鍾顯《太學志》所載從祀，只列到萬曆 41 年增祀的羅從彥、李侗，多不採清代所增諸儒便是一大區分。[84] 又其改正孔忠、孔安國為子蔑子、子國子。考諸《大明會典》中，兩廡先賢、先儒皆稱姓名，如「先賢澹臺滅明」之類，《大清會典》同此。而孔忠、孔安國稱孔子者，蓋出於嘉靖 9 年所改動：

> 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神位。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神位。凡一切公侯伯不宜復稱。[85]

李之藻《頖宮禮樂疏》法之。但李氏已吸納了畢懋康的建議，故將稱孔忠為子蔑子、稱孔安國為子國子。[86] 越南禮典或即效法《頖宮禮樂疏》，而非徵於畢懋康的奏疏。[87] 其次，對於鄭康成、陳淳之增祀時名諱、字號的處理，悉依越南政情調整，不全依明清之例。藉此彰顯越南國議禮之主體性。此一態度亦反映在增祀越南儒者一項上。前述士王（士燮）、朱文安二人，因士王已列歷代帝王正廟，故議將朱文安從祀。考陳朝從祀文廟者凡有：朱文安（藝宗紹慶元年，1370）、張漢超（裕宗紹豐 14 年卒，1354。至紹慶 3 年從祀文廟）、杜子平（廢帝昌符 4 年任經略使，1380。數年卒，從祀文廟）。[88] 但後黎史臣吳

---

84 （朝鮮）閔鍾顯：《太學志》（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韓國首爾大學藏朝鮮正祖 9 年寫本，2011 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二）史部》本），卷 1，頁 18-19。惟黃榦，中國至雍正 2 年（1724）從祀。但《太學志》列在東廡第 46 位，並說明「我朝肅宗八年（1681）壬戌從祀」。表明與清朝制度無涉。

85 《嘉靖祀典考》，卷 5，頁 27 之 2。

86 《頖宮禮樂疏》，卷 3，頁 24-25。

87 考諸臺灣孔廟：臺南孔廟十二哲稱「先賢某子某神位」（按：當稱先哲）、兩廡稱「先賢（儒）某某神位」，（彰化、臺北、臺中孔廟同此）。惟高雄左營孔廟兩廡稱「先賢（儒）某子某神位」。

88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 7，頁 20-21、23；卷 8，頁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士連對於張、杜之從祀，皆有異義：

> 姑以文貞（即朱文安）言之，其事君者必犯顏，其出處也則以義，造就人才，則公卿皆出其門，高尚風節，則天子不得而臣。況巖巖體貌而師道嚴，稜稜聲氣而佞人讋。千載之下，聞先生之風，能無廉其頑，而立其懦者乎？苟不求其故，孰知斯謚之稱情也哉！宜乎為我越儒宗，而從祀文廟也。他如陳元旦，乃同姓之卿之賢者也。雖含忠憤之氣，而付國勢於無可奈何，避相位之權，而欲全家屬於顛沛。之後張漢超，乃文學之臣之尤者也。雖有骨鯁之直，而交歡於不當交，嫁女於不當嫁。於文貞乎何有？況其下者乎！
>
> 藝皇賜漢超從祀文廟者，以其能排異端者歟，似矣。然跡其為人，蓋恃才而驕者也。……想漢超之賢，倘若有靈，必不敢預享於孔子廟庭者也。潘孚先曰：「歷代名儒，有能排異端、傳道統，方得從祀文廟，明道學之有原也。藝宗以朱安、張漢超、杜子平預之。漢超為人骨鯁，譏斥佛法。安清修苦節，不務顯達，亦庶幾矣。若子平之曲學悅人，聚斂多欲，乃是誤國之姦臣，安得厠於其間哉。」史臣吳士連曰：子平盜隱蓬莪貢金，欺君妄奏，致使睿宗南巡不返。國家自是屢有占城入寇之患，罪不容誅矣。其曲學悅人，夫又何誅。

文中陳元旦，以司徒章肅國上侯於順宗光泰 3 年而卒，史傳並未提及其從祀文廟事。[89] 明命間未再提及張漢超、杜子平或陳元旦等人，何時黜祀不詳？但應與後黎史臣之評價有關。再考察〈文廟從祀〉章所述越儒朱文安位置，安插在陳澔之後、薛瑄之前。相較於朝鮮成均館，將崔致遠、薛聰、安珦等東國諸賢，無論時代先後，皆補列於中國先儒之後，又是朝鮮、越南孔廟從祀之一大不同。[90] 惟今日越南河內文廟，卻在大成殿前的大拜堂中，供奉朱文安畫像。[91]

89 〈從河內文廟的從祀看儒學對越南的影響〉，頁 201 即列此 4 位越南儒者。至於將密（當作宓）不齊、公良孺等 8 人亦視為越南人，作者失檢矣。

90 《太學志》，卷 1，頁 18-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尚未知於何時更動？至於朱文安之崇祀，不只於文廟，亦見於地方祠廟中。如漢喃文獻《皇越文選》所載後黎裕宗永盛 3 年（1707）阮公寀〈朱文貞廟碑記〉言：

> 公姓朱，字曰安，古清潭人也。在陳朝歷四世，時有隱居至靈山，後贈文貞公。從祀文廟，此其別祠焉。俗傳昔講壇之所。累朝榮加登秩，至今祀為福神。[92]

又嘉隆 2 年（1803）裴存庵〈文典祠址碑記〉亦云：

> 正壇敬祀文貞公朱先生……朱先生非文典產也，顧以為歸，何哉。古者，國若無先師，則祭鄰國之先師。況我朱先生為越甸儒宗，而吾青池之先輩也。……自斯道既南，國為文獻之國。而有陳以前，除都城外，求所謂學宮文廟，未嘗一見。今不惟路各有學，即微而一社，亦知所從事如此。[93]

可知在國家祀典中，朱文安據有一席之地外；在地方的文祠，乃至民間信仰，朱文公業已成為越人心中的文化之神。綜言之，阮朝固然對於中國祀典禮例，特別是明制多所因襲，卻又依其國情加以調整。

嘉靖議禮改制有一重點，即廢孔子塑像，改設木主。考諸越地，前述李朝神武 2 年脩文廟時，明言「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塑像，畫七十二賢肖像，四季享祀。」再如陳朝太宗元豐 3 年（1253）亦載：

> 六月，立國學院，塑孔子、周公、亞聖，畫七十二賢像奉事。[94]

前引《寔錄正編》所載嘉隆 7 年 4 月嘉隆帝諭群臣曰：

---

91 《世界孔子廟研究》，頁 721。又據《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頁 370 所圖示，此大拜堂之配置乃在 1802 年形成，規格與大成殿相當。

92 （越）裴輝璧編：《皇越文選》（順化：希文堂家藏明命 6 年抄本，1825 年），卷 2，頁 18。資料來源：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Online]. Available: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498。

93 同前註，頁 22。

94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 5，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文廟舊有像，其稱號曰文宣王。朕思之：王爵雖隆，義非崇師；像設雖古，近於褻黷。此蓋國初草創，因循歷代之制，未暇釐正。今議禮考文，朕之責也。卿等其喻朕意，條奏以聞。

群臣請用明制：改造神牌、稱至聖先師孔子，俾合禮意。即仿嘉靖改制，易以神主，舊有神像擇廟中淨地藏之。明命年間議禮時，亦依之。但以《大南一統志》所載：

> （河靜省）河清府文廟（本注：在錦川縣香芹社。三縣紳豪同奉祀。廟制甚古，蓋以瓦堂。中安聖像，左右列四配像，均裝以金湘銀湘。
>
> （清化省）河中府文廟（本注：祠有先聖及四配畫像五幅石像五座。黎弘定甲寅年建祠，乙卯年塑像，每歲春秋二丁，府紳致祭。同慶年間府轄有事，均被燒破。成泰年間，府紳仍舊重修，惟畫像與石像已被燒毀，無復存者。）[95]

則地方文廟似未依中央改定禮制，因此在明命之後的同慶年間（1885-1889），畫像與石像尚存。現今河內文廟中，孔子與四配之木主尚存，但又有孔子塑像。據聞是從加林縣（按：宜作嘉林。在河內市郊），所請來之塑像，只是塑像的年代不詳。[96] 凡此，皆留待更一進步的田野調查，或文獻發現，才易解答。

六、結　語

現今越南孔廟的研究，學者透過有限的史料或田野訪查，拼湊出大致樣貌。但對於一個孔廟興築歷史至少近千年、數量至少 20 餘座的地區。這樣的研究成果，猶嫌不足。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足夠的祀典史料吸引學者投入。《文廟祀典》的公布，對於孔廟研究者帶來契機。誠然，今日尚有數量龐大的漢喃文獻未能將其完整的面貌公諸於世。即便是基礎史傳，如以臺灣各地館藏

95 《大南一統志》，卷 13，頁 23；卷 17，頁 3。

96 參《世界孔子廟研究》，頁 708-710、721 孔祥林之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例：《大南寔錄》、《大南一統志》，乃至潘叔直《國史遺編》俱非全本，大大限制了研究的可能。未來冀望透過數位典藏以及館際的合作計畫，能對中越的文史研究，大開廣路。

此次篇幅所限，對於越南《文廟祀典》與中國明清政書的祀典比較，只能點到為止。若干問題如〈上御文廟秋祭儀註〉與〈文廟祀典〉兩章中，尚無佾舞之記載；祝文式多因洪武以來「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之語，稍加改異；乃至於周、孔地位在越南的演變；越南因革明清禮典的政治、文化考量；甚至於當今越南祭孔儀節的轉變，都值得廣泛蒐集史料以及田野調查，深入了解、分析。比如越南史傳中記錄的文廟、文祠、文址甚多。但是這些地名卻不一定可以準確對應到現今的地理位置。蓋越南的歷史地理研究，至今尚未落實能到村社層級；遑論屢經改易，甚至多取重複的安寧、昌平、嘉定等吉祥之名。如能一一梳理，考其今址，並將現存（即便是重建）的文廟，與之對照，便可建構出越南儒學發展的具體面貌。

對於域外孔廟的研究，所得益者不只是當地的文史研究。由越南建築、祀典，反更可激發思考，發現新的問題，如上香、獻爵、當地儒者之從祀，以及啟聖祠之位置等等即是其例。綜言之，越南漢字文獻《文廟祀典》對於省察臺灣與大陸，甚至日韓地區之孔廟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並具有啟發性。但更需要中、越各地的學者的投入，才更有助於東亞文化圈儒學傳播的研究。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4 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78 年，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1978 年。

唐・蕭嵩等編：《大唐開元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徐一夔等編：《大明集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陳鎬編：《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孔子文化大全》本。

＊明・朱厚熜：《嘉靖祀典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 年，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明烏絲欄鈔本 10 卷製作。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 [Online]. Available: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明・劉天授等：《龍溪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14 年序刊本。

明・閔文振等：《寧德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17 年刻本。

明・朱召等：《漳平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26 年刻本。

明・馮繼科等：《建陽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年間刻本。

＊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3 年。

明・林堯俞、俞汝楫等編：《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蘇民望等：《永安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萬曆 22 年刻本。

＊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揚州：廣陵書社景印萬曆 35 年刊本，2004 年，《中國祠墓志叢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郭正域：《皇明典禮志》，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韓國首爾大學藏明萬曆 38 年寫本，2011 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二）史部》本。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景印萬曆 46 年序本，1970 年。

明・梁兆陽等：《海澄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崇禎 6 年刻本。

清•張崇德等:《渾源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順治18年刻本,2005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清・孫蕙等：《長樂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 年刻本。

清・陳聯璧等：《應山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 4 年刻本，2001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清・王吉人等：《安陸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 8 年刻本，2001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清・吳都梁等：《昌平州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12 年刻本。

清・金基等：《寧洋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14 年、永曆 28 年刻本。

清・祝文郁等：《寧化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2 年序、同治 8 年重刊本刊本。

清・宋起鳳等：《靈邱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3 年刻本。

清・棖茂節等：《大興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4 年刻本。

清・宋嗣京等：《埔陽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5 年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范正輅等：《德化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6 年刻本。

清・王永名等：《花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6 年序、光緒 16 年重刊本。

清・吳存禮等：《通州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36 年刻本。

清・王嘉謨等：《徐溝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51 年刻本。

清・范士瑾等：《陽江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27 年序刊本。

清・謝汝霖等：《永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康熙 41 年刊本，2005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清・郭遇熙等：《從化縣新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49 年內府本。

清・王相等：《平和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58 年序、光緒重刊本。

清・張洗易等：《乳源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年間刻本。

清・允祿等編：《大清會典（雍正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

清・巴泰等編：《清實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清・伊桑阿等編：《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

清・鄂爾泰等編：《清實錄（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清・允祹等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原書成於乾隆 12 年。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光緒 4 年刊刻本，2012 年，《歷代文廟研究資料彙編》本。

二、近人論著

＊孔祥林、孔喆：《世界孔子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

朱榮貴：〈從河內文廟的從祀看儒學對越南的影響〉，《東南亞的變貌》，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 年。

易行編：《大清五朝會典（十、十一）乾隆會典》，北京：綫裝書局，2006 年。

范小平：《中國孔廟》，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

黃蘭翔：《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 年。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日）岩村成允著、許雲樵編譯：《安南通史》，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57 年。

（朝鮮）閔鍾顯：《太學志》，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韓國首爾大學藏朝鮮正祖 9 年寫本，2011 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二）史部》本。

（越）Hiếu Trung Lâm：《Địa chí Đồng Nai （同奈地方志）》，同奈：同奈出版社，2001 年。資料來源 :dongnai.vncgarden.com。[Online]. Available: http://dongnai.vncgarden.com/dhia-chi-dhong-nai/。

（越）Vương Tựu：〈Văn miếu Triều Nguyễn（阮朝文廟）〉，Diên Đàn Rất Huế（順化論壇），2006 年 5 月 18 日。資料來源：順化論壇 [Online]. Available: http://z15.invisionfree.com/rathue/ar/t111.htm。

＊（越）吳士連等編、（日）引田利章校點：《大越史記全書》，東京：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堂，1885 年。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Online]. Available: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776355。

（越）高春育等編：《大南一統志》，東京：印度支那研究會，1941 影印越南維新三年 1909 刊本）。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Online]. Available: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1879604。

＊（越）張登桂等編：《大南寔錄前編》，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1961 年。

（越）張登桂等編：《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63 年。

＊（越）陳育晦抄錄：《文廟祀典》，順化：成泰 16 年抄本，1904 年。資料來源：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Online]. Available: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128。

（越）裴輝璧編：《皇越文選》，順化：希文堂家藏明命 6 年抄本，1825 年。資料來源：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Online]. Available: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498。

（越）潘叔直輯：《國史遺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1965 年。

（越）潘清簡等編：《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71 年。

（越）黎貴惇：《撫邊雜錄》，越南：國務卿府特則文化出版社，1973 年。資料來源：越南圖書。[Online]. Available: http://sachviet.edu.vn/threads/撫邊雜錄 -phu-bien-tap-luc-tap-2-le-quy-don-364-trang.1269/。

《河內省文廟》。資料來源：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Online]. Available: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773/。

喃字遺產保護會簡介。資料來源：喃字遺產保護會。[Online]. Available: http://nomfoundation.or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喃研究院所藏文廟進士碑拓。資料來源：漢喃研究院。[Online]. Available: http://www.hannom.org.vn/default.asp?CatID=564。

（**說明**：書目前標示前＊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H. (1989). *Que-Li zhi* [A history of Confucius's family]. Jinan: Shandong You-Y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Chen, Y.-H. (1904). *Văn Miếu tự điển* [Ceremonies of Confucian temples]. Retrieved from 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128

Kong, X.-L., & Kong, Zh. (2011). *Shi-jie Kong-Zi Miao yan-jiu*. [A study of Confucian temples in the world].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Li, Zh.-Z. (1970). *Pan-gong li-yue shu*. [The rituals and music of Confucian temples].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Qu, J.-S. (2004). *Kong-miao li-yue kao*. [A verification of the rituals and music of Confucian temples]. Yangzhou: Guangl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Shen, Sh.-X., et al. (1963). *Da Ming hui-dian* [The statute book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ai-Lian Guo-Fe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Wu, Sh.-L., et al. (Eds.). (1885). *Da Yue shi-ji quan-shu*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Vietnam]. Tokyo: Haniyamadō.

Yi, S.-A., et al. (Eds.). (1993). *Da Qing hui-dian*. [The statute book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Wen Ha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D.-G., et al. (Eds.). (1961). *Da nan shi-lu qian-bi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Nguyễn dynasty]. Tokyo: Keio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Zhu, H.-C. (2005). *Jia-Jing si-dian kao* [A verification of ritual ceremonies in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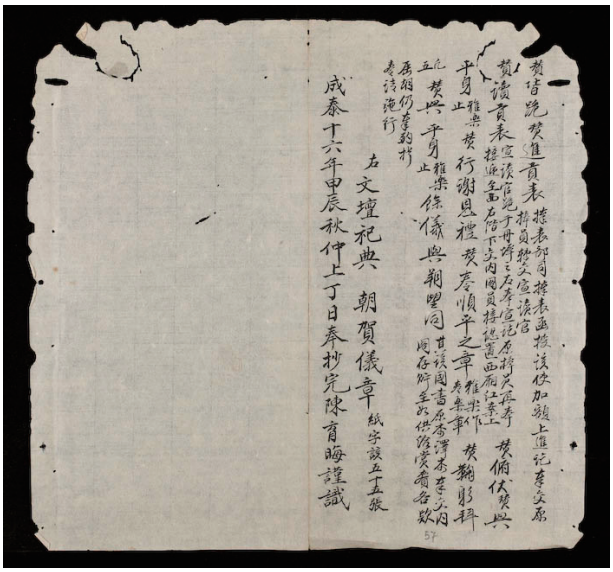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ia-Jing period].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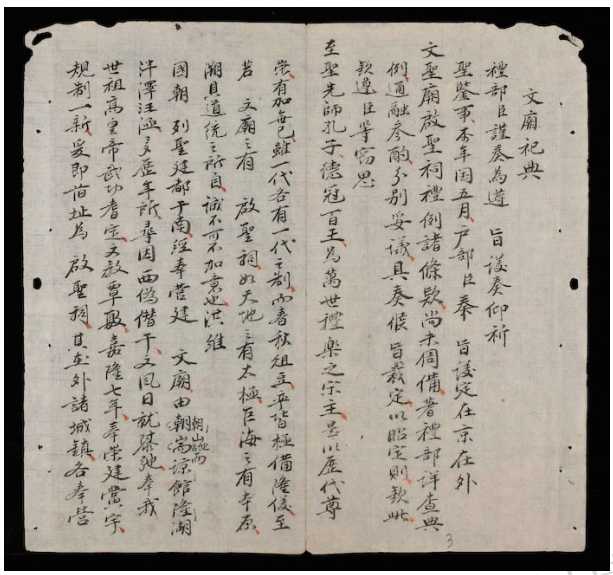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

1.《文廟祀典》末頁識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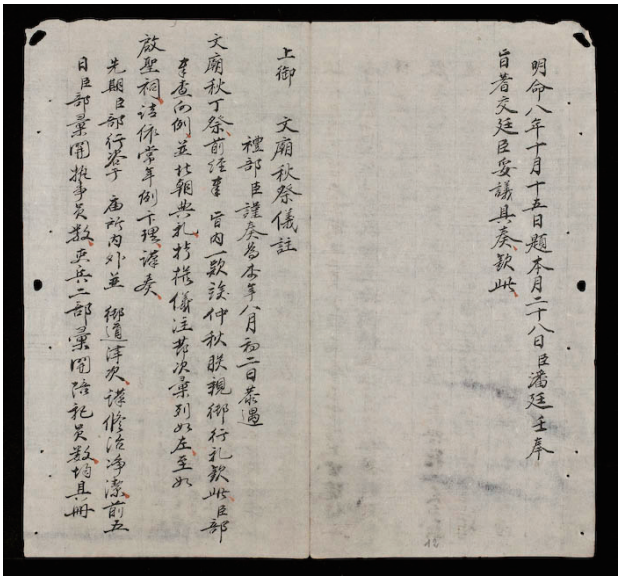


2.〈文廟祀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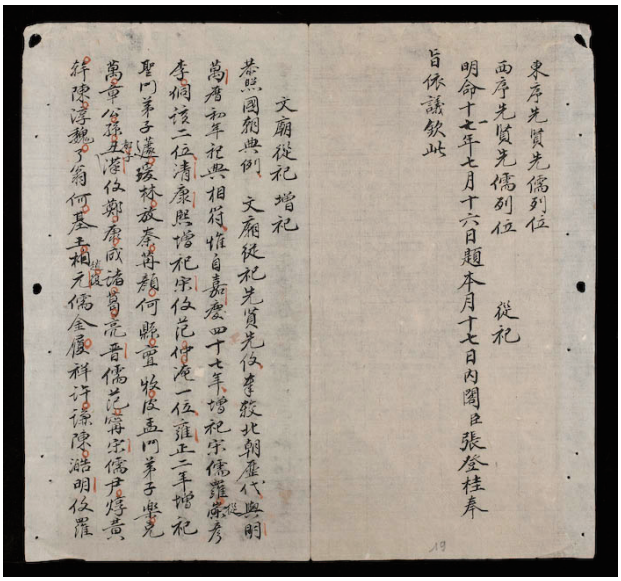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上御文廟秋祭儀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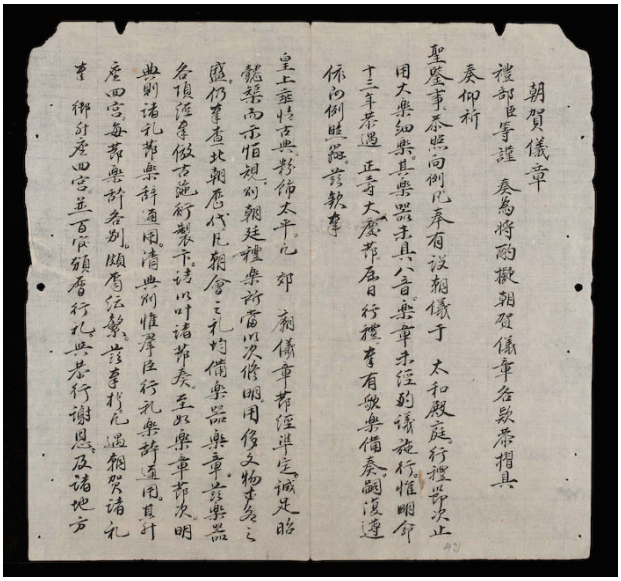


4.〈文廟從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朝賀儀章〉


朝賀儀章

禮部查得 奏為將兩獻朝賀儀章各款恭擬具

奏仰祈

聖鑒事恭照向例凡奉有設朝儀于 太和殿庭行禮節次止用大樂細樂其樂器未具八音樂章未經刻請頒行惟明命十三年恭遇 正旦有 大慶幸在日行禮亦有鼓樂備奏翩漫遵依向例胜設謹具款章

皇上垂法古典勅修太平凡 郊 廟儀章幣涯準定誠足昭鑒萬年而永恒視前朝廷禮樂所當以次修明用侈文物本各之盛仍查北朝歷代凡朝會之礼均備樂器樂章鼓樂器各項涯查倣古施行製下詩以叶諸弟奏至於樂章節次明典則諸礼節樂詳通用清典刑惟犀臣行礼樂許通用其許庶西宮每節樂許各別頒有行鼓鼓章詩亦查得凡遇朝賀諸礼章 御前庶西宮並百官頒香行礼典恭行謝恩及諸地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